

北
齊
書

223729



中華書局印行

223729

18
7453

北齊書

ESTAS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
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北齊書目錄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共五十卷

帝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列傳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妻后

文宣李后

武成胡后

胡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彭城景思王浟

襄城景王濟

高陽康穆王湜

華山王凝

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琬

河間王孝琬

安德王延宗

北齊書卷十二

幼主

文襄元后

孝昭元后

後主斛律后

穆后

平陽靖翼王淹

上黨剛肅王湊

任城王湝

博陵文簡王濟

馮翊王潤

廣寧王孝珩

蘭陵武王孝瓘

魚陽王紹信

北齊書目錄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龍西王紹康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陽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成十二王

南陽王緯

琅邪王儼

齊安王那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

清河王岳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威

陽州公永樂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

平蔡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厚狄干

韓軌

潘樂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儔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厚狄迴洛

厚狄威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羌舉

亮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緒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季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琰

敬顯儔

平鑒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潭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紹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湛 子湛 潭弟 族子公緒

李瑱 弟瑒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連舉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暉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北齊書目錄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頤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第謙之 謙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述

荀士遜

顏之推

字實甫

齊道隱

江州

隱居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邸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爾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儼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慕容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

北齊書卷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蓆人也。六世祖隱，晉文苑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朔，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朔率衆歸魏，爲右將軍，朔生四子，第三子諡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諡生皇，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婿鎮獄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遠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額，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長，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權其子軍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西使，書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己，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鎮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者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羣兔俱死，神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囊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嘗暗相逼，捫諸人皆貴，而指儁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

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余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咸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惟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羈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羈，竟不蹄驚，已而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羣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晝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地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壁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既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衛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余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謹破羊侃子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余朱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宰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衆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余朱榮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兆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余朱世

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落入秀容，還晉陽。北徵神武，神武將往，賁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落軍威北敗走，初，孝莊之誅余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落，令襲其後。步落既敗北等，以兵勢日盛，北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北，復慮步落後之難除，乃與北悉力破之，落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北據并州，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北患之，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宜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北曰：「善。」誰可行也？賁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奉命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營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取誣下罔上，請殺之。」北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北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關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皆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北，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北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北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北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北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謂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北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隘口，路逢余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北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真定，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北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賁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中力用。」今旁人攬關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北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北，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

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北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曰：「北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北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北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爲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隘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都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余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會長，鷹鷂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余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忿怒，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微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余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尙未顯背余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余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既振，乃抗表罪狀余朱氏，世隆等秘表不通。八月，余朱兆攻啗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

洛陽。余朱兆會之。神武用賈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為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為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暹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余朱天光。官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夾恒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為大行臺總督。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陣。運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余朱兆責神武以背己。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余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晉泰元年十月。戴星榮賊鎮星太白。聚於紫雲。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救紹為軍導向鄴。云。佐受命者除殘賊。紹還視之。兵不測。整裝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余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伐。余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賈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余朱。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余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賈泰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休。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余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余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恩。政。搆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賈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賈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遣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達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養其累。昂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廣紇豆陵伊利。居河池。特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北齊書卷一

北齊書卷一考證

北齊書卷一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上謚生皇帝樹○魏書及北史俱作樹生臣荃按本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謚事云須取署子炎讀署爲樹高祖大怒曰小人多不知避人家諱杖之於前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子炎之罪宜或可恕惟名樹生故云二名若名樹非二名矣但諸本皆作樹故仍之

開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監本谷詁各從南監本改臣範按史記谷量牛馬本書要昭傳內有牛馬以谷量詁

總當爲其子穿鼻○通鑑無子字

以兵勢日威○一本無以字

初魏真君內學考○一本君下有中字臣荃按真君魏世祖年號內學謂圖讖之學也見後漢書方伎傳注

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北史洛作晉

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通鑑作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

北齊書卷一考證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攝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據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奉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前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鸞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基備察儁罪以開府買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虜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實經略但表啓未全背反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縮接蠻右密邇畿服關隴特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恆州刺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遶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賈泰前瀛州刺史亮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開陛下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余朱時計臣若不盡職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

信赤心使于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料量廢出幸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勅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基備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晉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實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實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千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閉動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雙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冀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齏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諸運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糧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

讎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公朱檀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議構。以賊節爲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賴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恆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儻。神武使賈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賈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賈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降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載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遂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承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下諫爭。出不陪隨。則就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廙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恆農。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

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承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崤函。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雀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師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桎。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塔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王逗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賈泰入自潼關。四年正月癸丑。賈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凍不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

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陝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衆驍候船以歸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墪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墪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墪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與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議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勳勸懲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板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璧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順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著頭張文洛扶上俱走從者并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與慶曰王去矣與慶腰刀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與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與慶聞之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

射勝馬墮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成東至土墜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有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分配諸州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公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育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簾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擄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蠅陣闐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蠅盡死九月神武圍玉璧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寬守玉璧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與孤虛術莖其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氣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驚並鳴士皆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與疾班師庚戌遣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草樹世子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勒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

耶曰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蓄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勸勸老公並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賀拔焉過兄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轉軌少懸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略五年正月朔日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景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表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讓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尙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廩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責多致奔亡雅尙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樂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北齊書卷二

北齊書卷二考證

高祖神武皇帝紀下追濟州之軍○豎本齊訛齊臣按上文有益河東及濟州兵于白溝則齊乃濟字之譌從北史改

居尙書下舍○臣按按魏書作居尙書省北史與本書同

護軍租榮贊焉○北史榮作登

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遠使請內屬○臣按按劉豐字豐生此云劉豐後多云劉豐生當由李氏刊削未盡者劉知幾史通謂百葉齊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仍謂之斛律

明月此原本外異非刊本之譌

十一月壬辰○臣按按通鑑考異魏帝紀十月壬辰敗于沙苑推長歷十月壬辰朔北齊紀十一月誤也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時棄輜輶船以歸○臣按按通鑑棄字上有與甲士八萬人

高慎據武牢西叛○臣按按高慎之叛聲由高澄崔暹北齊紀傳俱不及北史詳之

三年○臣按按通鑑大同七年高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置倉積穀大同七年乃興和三年也本書及北史俱不載見隋志

潘相樂○臣按按潘樂字相實本書及北史通鑑多稱相樂未盡

至南威樂國○北史威作和

北齊書卷二考證